

推理
MYSTERY

荣誉出品

AN ELLERY
QUEEN
MYSTERY



奎因侦探推理小说

There Was an
Old Woman

从前有个老女人

「美」埃勒里·奎因 著 伤痕译

Frederic Dannay
"Ellery Queen"

Ellery Queen
in cooperation with
L. K. Kupperm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前有个老女人

(美国)埃勒里·奎因 著

伤痕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有个老女人/(美)奎因(Queen,E.)著;伤痕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2

(奎因推理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204 - 09963 - 4

I. 从… II. ①奎…②伤…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485 号

THERE WAS AN OLD WOMAN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70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 - 2008 - 009 号

从前有个老女人

(美)埃勒里·奎因 著

伤痕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963 - 4/1 · 2034

定 价 14.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序

美国推理小说家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作为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被推理小说迷奉为主壁,成为推理小说史上无法跳过的经典。

1999年《奎因现代侦探小说集》的出版,使得广大中国读者能真正感受到这位推理小说大师的魅力。事隔十年,《岁月·推理》杂志社携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埃勒里·奎因的十部作品,其中包含了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埃及十字架之谜》(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1932)和《恶之源》(The Origin of Evil, 1951),对于喜爱奎因的推理小说迷来说,不啻为一件当浮大白的快事。

1941年,埃勒里·奎因创办了著名的《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奎因本人为这份杂志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将侦探小说作家的眼界提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鼓励同行创作优秀作品并为之提供展示场所……发掘立志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新作家。”创办杂志,是埃勒里·奎因除了创作之外对推理小说的又一大贡献。

《岁月·推理》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在大力扶植、培育原创推理作者之外,也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推介国外优秀的推理作品。我

他们在策划推理书系时,将其分为“原创”和“经典”两大系列,两年来陆续推出了十多部原创系列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原创推理作者。推理书系作为一个品牌可谓深入人心,现在推出经典系列也正得其时。

将奎因作品作为推理书系经典系列的首部曲,可说是再合适不过。无论是作为推理小说迷,还是媒体出版人,我们都能深深感到这种仿佛命运冥冥注定的奇缘巧合,也许这也算是中国推理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翻开这一页,去尽情享受推理小说带来的乐趣吧,就像奎因在他的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那样——“狩猎愉快”!

推理盛宴才刚刚开始。

《岁月·推理》编辑部

回归辉煌的岁月

——《从前有个老女人》导读

“从前有个老女人住在一只鞋里，她有很多孩子却不知如何是好。

她只给他们清汤却不给面包，又用鞭子狠揍他们，赶他们上床。”

哼着这首怪异的童谣，我们推开了巨富波兹家族神秘巨宅的大门。遗产分配，莫名其妙的决斗，童话般的房间，谋杀以及模仿童谣的再次谋杀，复杂的人物关系，怪异甚至疯癫的人物性格，以及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纷繁芜杂一切背后的惊人的真相……

这就是重归黄金时代的奎因名作《从前有个老女人》。

回归黄金时代

1943年是侦探小说的分水岭，以此年为界，之前和之后的短短几年，侦探小说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以古典解谜为题材的侦探小说，逐渐让位于刻画人物复杂性格、探讨社会问题以及追求心理惊悚等目的的侦探小说。这种转变是由于时代的影响，不管是二战、社会进步还是口味的变化，总归读者的心理和阅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对于侦探小说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侦探小说因此而变得更加像正统的文学。有独特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凸显矛盾和性格，以矛盾和性格来刻画人物和社会，以此来使读者产生共鸣。

然而侦探小说从出生开始，就打着深深的解谜游戏的烙印。侦探小说的游戏性也是侦探小说的本质属性之一，这一点不容抹杀。

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作家们,无不在此阶段痛苦挣扎,或封笔,或改写其他类型小说,或踽踽独行。如戴利·金、赛耶斯或劳森这般钟情于古典解谜的写手,1943 对于他们来说,犹如残酷的句号,终结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奈欧·马许在此之后便不复风采,而 Noir 的创始人,一度酷爱解谜的康乃尔·伍尔里奇则一头踏上悬疑的道路。特别是终身致力于解谜、不可能犯罪流派的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在这时期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创作高峰,虽然之后他依然有佳作流传,但已不复当年之勇。至于五十年代中期,他与雷克斯·斯托特、厄尔·斯坦利·贾德纳及海伦·麦克洛伊等联手掀起的复古运动,也只勉强坚持了短短几年,就淹没在硬汉、社会和惊悚的大潮之中。

这一切对于埃勒里·奎因来说,都不意外。

早期的奎因是一个风度翩翩、恃才傲物的天才神探,如果配上一把折扇,那会成为活脱脱的目空一切的公子哥。无怪乎评论家们曾评论早期的埃勒里·奎因是“另一个讨人厌的菲洛·万斯”、“酷爱使用生僻字”、“骄傲自大”、“浑身带着常春藤联盟特有学究气味”的家伙。这些说法未免有些尖酸刻薄,但确实并不过分。

然而,或多或少的,丹奈和李都曾重视过这些批评,因此他们也曾努力的赋予埃勒里·奎因这个人物独特的精神,作者让埃勒里在《希腊棺材之谜》中碰到挫折进而成长,在《暹罗双胞胎之谜》中展现父子深情,在《半途之屋》中表现出埃勒里美国式的两肋插刀……埃勒里有过青涩的年轻时代,也有成长和成熟,因此埃勒里才会成为所有侦探中人生最完整的一位。

众所周知,从《半途之屋》后,作者开始尝试更具动作化、简洁化以及情感化的创作故事,风格直指当时的好莱坞。如果说《半途之屋》还算是带有新味道的严谨的国名系列,那之后不久的《生死之门》和《龙牙》,则改变了许多。解谜的味道在削弱,而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在丰满,人物的经历、矛盾、心理都像海绵吸水般继续充盈着。

再到《凶镇》中奎因的彻底改变,这也是整个埃勒里系列的转折

点。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些许哲理、人生、茫然和追寻真理的味道，而解谜被淡化了许多。

此后只有极少数以解谜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当属这部创作于暴风雨交加的1943的《从前有个老女人》。回归古典、童谣杀人、深宅大院、家族聚会、病态遗传、遗产风波，几乎古典时代所有吸引人的元素，这里都具备了。奎因是不会忘记那个荣耀而单纯的岁月的，他回来了。

奎因和他的朋友

自从奎因第二时期的开端之作《半途之屋》开始，所有的故事中，几乎都出现一位奎因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当然是奎因的旧识，以偶尔或有预谋的方式被奎因碰见，之后邀请奎因帮忙解决自己身边的麻烦事，并以此牵涉到谋杀案。重情重义且天生酷爱多管闲事的埃勒里·奎因，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奎因系列的如此变化，很明显是受到电影、文学发展的影响。一个神探孤芳自赏的时代理应结束，不同性格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对比，才能够使得冲突和节奏更加紧凑。另一方要么是个同样重情重义且为了亲人和爱人不惜献出一切的家伙，抑或头脑如同埃勒里一般绝顶聪明的人。埃勒里这些朋友们的存在，为孤独的埃勒里留下了许多回忆。因为他们的存在，埃勒里的人生经历开始丰富起来，性格也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迅速地立体化起来。

说到奎因的朋友们，个个都不是简单角色。他们至少都是奎因作品中的第二男主角，如《半途之屋》中拼命辩护着的安杰尔，《从前有个老女人》中波兹家的代理律师查尔斯等，他们都深度地参与案件，并且与埃勒里渊源不浅。他们或以精神给予埃勒里以莫大的支援，或以智慧帮助埃勒里拨云见日。那个神探的埃勒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深谙人生百态，虽然对真相成瘾却不再没心没肺，不再自认为无所不能而是时常感觉到无奈的埃勒里，一个时常陷入自我怀疑和不可知论的埃勒里，一个内心满是复杂矛盾而外表却努力

维持公平性的埃勒里。

因此,这样的埃勒里才会颤抖着打断好朋友的婚礼,才会带着满怀心事的姑娘去亲历别人的悲惨,才会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才会寻求心灵的宁静。

这样的埃勒里,才是完整的埃勒里。他一切以追求真相为准则的天性,与他善良、仗义而重感情易信任的性格存在深深的矛盾,这矛盾是痛苦的根源。他是天底下最不信任别人却也最信任别人的侦探,他的痛苦中也蕴含着许多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许多评论家都说埃勒里·奎因自《凶镇》之后,陷入奎因后期问题,即把无情无欲的古典神探变成了一位颇通人生哲理且自身卷入事件的烦恼的侦探。这只是一方面,且烦恼也并非作者的主要目的。不管怎么说,奎因的形象因此而完整了,他的朋友们也因此与他感情更深,更了解也更信赖他。

对于这一切,读者们一定会心领神会。

《从前有个老女人》就是这样一部回归古典又与古典有所不同的作品,作者以深厚的积累来为解谜小说的创作穿上一层华丽的彩衣。这些元素以故事和人物为载体,与解谜和推理紧密有机结合,使古典以犀利而不刺眼,柔和而不黯淡的光芒闪耀着。同时,精彩的故事和布局,线索的布置和缜密的推理,以及那个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场景,都会把我们唤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黄金时代。那种独特的味道,让人深深沉醉!

伤痕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住在鞋子里的人	(1)
第二章 她有很多孩子	(17)
第三章 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26)
第四章 她只给他们清汤,却不给面包	(31)
第五章 从前有个矮个子,他有一把小手枪	(41)
第六章 埃勒里违反了决斗规则	(47)
第七章 黎明的枪声	(53)
第二部分	(59)
第八章 下手的机会	(59)
第九章 维利警官死里逃生	(66)
第十章 该隐之痕	(72)
第十一章 从行为推测动机	(79)
第十二章 死亡的重要性	(88)
第十三章 瑟罗·波兹,平原上的恐怖分子	(94)
第十四章 麦克解开谜底	(103)
第三部分	(108)
第十五章 狠狠地鞭打他们,赶他们上床	(108)
第十六章 无人生还	(120)
第十七章 老女人回家	(129)

第十八章	谁负责治丧?“我!”鸽子如是说	(133)
第十九章	女王的遗嘱	(138)
第二十章	老女人的故事	(143)
第四部分		(150)
第二十一章	焦头烂额	(150)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	(161)
第二十三章	树上的果实	(166)
第二十四章	奎因在书房之中	(172)
第二十五章	柳暗花明	(181)
第五部分		(186)
第二十六章	麻雀的身份	(186)
第二十七章	结局的开始	(199)
第二十八章	开始的结局	(204)
第二十九章	结局的结局	(210)
第三十章	从前有一个年轻女人	(220)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住在鞋子里的人

坐落在弗莱广场上的那幢外观呈珍珠灰色的圆球状建筑，就是最高法院。从那里你能够明白，纽约的司法机关永志不渝地追随着宇宙的律法和人类的良知，就像地球总是追随着太阳一样那么自然。至少，正以证人的身份坐在第六审判庭最南端的埃勒里·奎因，就是这样想的。此时，格利维法官还没有宣布开庭。他正坐在谋杀科警官托马斯·维利和奎因探长中间，等着为一宗案件作证。这案子说起来跟本案关系不大，就不赘述了。

“天哪，到底还要等多久啊？”埃勒里·奎因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百无聊赖地说。

“格利维，你是不是还在跟吉尔伯托和沙利文那两个笨蛋扯皮，”奎因探长自言自语着，“我看格利维八成是才搔着肚皮从他的貂皮大床上爬起来。维利，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维利警官睁开一只苦恼而委屈的眼睛，沉闷地点了点头，摇摇晃晃走了出去。一会儿，他又摇摇晃晃地走了回来，脸色阴沉不已。“那个秘书说，”维利警官的声音大了起来，“格利维法官已经打了电话过来了，说他耳朵疼，所以等他过来恐怕还得要两

个小时——秘书还一个劲说‘恼死了’，我也恼死了，不过反正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恼死了，”埃勒里皱起眉头说，“用确切的字眼来说，应该是‘灌溉’^①——警官，灌溉就是一个人开垦干裂的、荒漠般的、毫无生机的土地的过程……这样的描述，就我的理解来说，可以十分贴切的用在格利维法官身上。”

警官一脸茫然，而奎因探长则在一旁气歪了胡子，他绵绵不绝地抱怨着：“两个小时！我真想弄盆凉水从头到脚给他灌过去。算了，咱们到外头大厅抽烟去。”说完，这个老绅士就走出了331室，维利警官和埃勒里·奎因——顺从地——跟在后面；就这样，他们一脚踏进了那个离奇诡谲的波兹案件。

走廊下面不远处，就在第七审判厅335室的门前，他们恰巧碰上正急匆匆赶路的查尔斯·帕克斯顿。埃勒里就像墨西哥总督^②的侄女一样，天生观察力惊人，能够在强烈的太阳光下看清楚整个教堂；所以很自然的，他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年轻男子，并自发且机械地得出了几个结论：（a）他是一个律师（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就可以看出）；（b）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亨特·帕克斯顿（千篇一律的烫金字）；（c）帕克斯顿律师正在等一位迟到的客户（时不时地瞥一眼手表）；（d）他不太高兴（精神萎靡不振）。埃勒里在与查尔斯·帕克斯顿仅仅擦身而过。在这一瞬间他只瞥了后者一眼，便得到了这么多结论，为此他十分得意。然而埃勒里的父亲却停下脚步，眨着眼睛。

探长：“又来了啊，查理^③，这次又是个什么案子？”

帕克斯顿：“太岁爷头上动土^④的案子，探长。”

探长：“在哪出的事啊？”

帕克斯顿：“邦果俱乐部。”

① 埃勒里的文字游戏，气恼、愤怒是 irritation，而灌溉是 irrogation.

② 典故出自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

③ 查尔斯的昵称。

④ 原文是法语。

维利警官（笑声震颤着整个大理石大厅）：“想想看吧，瑟罗竟然会去那种敲竹杠的夜总会。”

帕克斯顿：“他还确实被敲竹杠了——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事千真万确。他这次被敲得不轻啊。”

警官：“被海扁了一顿，嗯？”

帕克斯顿（一脸苦相）：“不完全是这样，警官。我们可不能坏了规矩，不是你想的那样，这只是件普通的诽谤案。年轻的考克林·克利夫斯泰特——来自东岸的克利夫斯泰特家族，是个绣花枕头的朱特人^①。”

警官：“臭名昭彰，我敢打赌。”

帕克斯顿：“呃，警官，这个词用得好，他只是用‘精粹’的语言向瑟罗口述了一些有关波兹这一名字的一些事实（假笑了一声）。举个例子，如果让我口述的话，那就是‘瓶装^②的波兹’。考克林·克利夫斯泰特说的就是用‘双关’这种修辞手法来解读‘波兹’这个名字。他叫他们‘疯狂波兹’。”

埃勒里·奎因（他的银色眼睛急切地闪烁着）：“爸爸？”

于是奎因探长介绍着：查尔斯·帕克斯顿——这是我儿子——埃勒里·奎因。然后这两个年轻人彼此握了一下手，而这就是埃勒里怎样陷入——而不仅仅是卷入——这起不可思议的“住在鞋子里的老女人”案件的经过。

由于无法忍受第七审判厅 335 室的闷热，一个法警把他的光头伸走进廊凉爽的空气中。

“嘿，律师，法官考菲尔德先生说他才不管什么波兹不波兹的，他可没办法再继续等你的——客户了。你看怎么办？”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就不能再等多五分钟吗？”查尔斯·帕克斯顿恼怒得大叫了起来，“他们肯定是被什么事给耽搁了——他们来了！警官，告诉考菲尔德我们马上就进去！”说完，帕克斯顿

① 住在日德兰半岛的古代日耳曼部落。

② “精粹的”和“瓶装的”都是一个单词 potted，而这与波兹“potts”姓名的拼写非常相似，因此被人拿来开玩笑。

急忙快奔向电梯方向，一堆人正从电梯里走出来。

“就是她喽，”奎因探长指着那个老女人对他儿子说，就像是在指着两颗星球相撞一样，“好好看看吧，埃勒里，这个老女人可是很难得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哟。”

“她这身打扮，”维利警官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真可以去演电影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女人会变得愈发雍容华贵，而有一些女人，则会变得面如枯槁。但是还有一些女人，就只是在变老而已；但是以上这三种随着年龄变迁的情况，对于科尔尼利娅·波兹来说好像都不适用。她生得娇小玲珑，小腹略凸，一双优雅小巧的脚，正随着她的疾步而有力地摆动着。她的脸仿佛橘子一般，缺乏细节而让人完全无法描述。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眼睛，煤炭一般的黑亮而坚毅。在她极端自我因素的化学作用下，这双眼睛闪烁着警觉和恶意。如果一定要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什么感情的话，那么恐怕只有带着些恶意的愤怒。

要不是那双眼，你光看科尔尼利娅·波兹身上穿的衣服——她喜欢的黑绸裙，黑灰色的领巾，还有一顶古板的软帽——就会觉得她应该是那种“可爱的老太太”，那种维多利亚女王大赦庆典画面背景里的那种模糊的、无性别之分的小人物。但她的双眼让人打消了这一看法，这是一双危险而邪恶的眼睛，让那些喜欢没事就胡乱想象的家伙——例如埃勒里——想到魔鬼、元素精灵以及其他的不可知世界的妖魔鬼怪。

科尔尼利娅女士快步地从电梯中走出来，她的步伐完全不像一般七十岁贵妇人那般安详沉着，相反的——倒像一只在热气中疾飞的蚊子。她的身后紧跟着一群各式各样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各种报刊杂志且脸上写满兴奋表情的记者先生小姐们，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记者——几乎跟她一样不同寻常。

“那个人，”埃勒里以一种吃惊的口吻询问道，“是谁呀？”

“瑟罗，”奎因探长咧嘴一笑，说道，“就是刚刚查尔斯·帕克斯顿提到的那小子，他是科尔尼利娅的大儿子。”

“科尔尼利娅养的头号怪物。”有修辞癖的维利警官说。

“他怨恨。”探长使了下眼色。

“所有的一切。”警官挥了挥手，说道。

“他总是——用你们这些读过书的老鸟们是怎么说的来着——易怒？”警官问道。

“怨恨？易怒？”埃勒里的眉毛都皱到一起去了。

“啊哦！没错，”警官大笑着说，“你们不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吗？”

埃勒里观察着，忽然打了一个冷激灵，他注意到如果有人毫无道理地将波兹老太太那一身黑绸换成灰呢西服，那她当场就会变成瑟罗了，她儿子……噢不，还是稍微有点地方不同的，瑟罗缺乏他母亲身体内蕴含的一种力量。跟母亲同行时，他恐怕总会落在后面。事实上，这次他也已经落后了。他紧紧地把德贝礼帽按在腹部，正步履蹒跚地追赶着老女人敏捷的步伐，可就是追不上。他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一脸怒容。

一个身着早礼服、阴郁消瘦的男人，正提医药包，踉踉跄跄地跟在这个母亲和儿子的后面。他脸上挂着虚弱的微笑，仿佛是在说：“我这不是在赶路，只是在走路。这不是真的，只是一场噩梦。记者先生们，行行好，大家都是混口饭吃。”

“我认得他，”埃勒里大叫了起来，“瓦格纳·伊尼斯医生，公园大道的巴斯德。”

“她对待伊尼斯的态度，就像有些人对待狗的态度一样。”维利警官说。

“看他跟在她后面的样子，还真像一条狗啊。”警官说。

“但为什么有医生跟在旁边？”埃勒里追问，“她看起来身体健康的不得了啊。”

“我记得是她的心脏一直有点问题。”

“什么心？”警官冷笑着说，“她根本就没心！”

一群人拥挤着涌进了335室的大门。年轻的帕克斯顿试图截住波兹女士，但他英勇的尝试只换来一句咒骂——“别挡路！”他只能自我解嘲地低声咕哝着：“如果你们想要看场好戏，那么各

位，欢迎光临。”接着就乖乖的跟在他的客户后面。

就这样，奎因父子和维利警官，一边喋喋不休的损着格利维法官的耳疼，一边跟了进去看好戏。

考菲尔德法官长着一双犹如雌鹿般颖慧的眼睛。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瞥了一下眼前这个姗姗来迟的老女人——愤愤不平的瑟罗·波兹，满脸通红的瓦格纳·伊尼斯医生，还有那一大群兴奋的媒体记者，立即当场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手段。他对书记员大吼一声，杂乱无序的低语声和脚步声立即消失了，法庭瞬间安静下来了。原定的审案顺序已经调整，波兹控告克利夫斯泰特的案子被后延，原本排后面的吉阿科莫控告吉夫·乔廷斯有限公司一案提前。

埃勒里向查尔斯·帕克斯顿招了招手，正在科尔尼利娅·波兹女士身边逡巡转圈的律师便满怀感激地走过来。

“走，到外面去吧，估计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他们挤开一条路来到了走廊上。

“你的那个客户啊，”埃勒里先开口，“把我迷住了。”

“那个老女人？”查尔斯扮了个鬼脸，“要不要来根烟？瑟罗才是这个案子的原告，不是波兹女士。”

“哦，看着他一路跟在他老妈屁股后头屁颠屁颠的那样子，我还以为——”

“瑟罗一直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老妈屁股后头，已经整整四十七个年头了。”

“那位优雅的瓦格纳·伊尼斯医生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科尔尼利娅心脏情况很不稳定。”

“你开玩笑的吧，看她刚刚健步如飞的样子——”

“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个老太婆本质上顽固得很，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所以搞得伊尼斯医生总是紧张兮兮的。当这老女人离开鞋子的时候，他总是陪在一旁。”

“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

查尔斯满脸狐疑地瞪着他：“奎因，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鞋的事？”